六、結 束 語

我在這篇文章中之所以又能釋出一批契丹大字，首先應歸功於新資料〈蕭袍魯墓誌〉和〈耶律習涅墓誌〉的發表。其次應歸功於長田夏樹、豐田五郎、尤其是閻萬章先生的論難和賜教。最後是我自己對過去失誤的反思。

契丹大字的資料已發表了很多，現在主要問題是研究工作還跟不上。干支、年號、數目字已大致釋出，下一階段的研究方向應放在職官解讀方面，也就是按着已經走過來的契丹小字的研究軌迹前進。沿着這一方向埋頭工作定能獲得新的進展。願與海內外同行共勉。

契丹小字銅鏡新考

阮 廷 焯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一、寶坻官鏡

此鏡銘文，見《朝鮮金石總覽》之一九九著錄，稱爲女眞字鏡。羅福頤《契丹國書管窺》云：

> 此鏡作菱花形，徑約五寸四分，鑄陽文四字曰：𘬘 𘬙 𘬚 𘬛，以書體考之，是殆契丹國書。鏡藏朝鮮博物館，拓本見《古鏡圖錄》及《朝鮮金石總覽》均著錄。（見《燕京學報》第三十七期）

案此鏡鏡文，羅氏決爲契丹文，是也。現爲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所藏，昔年至漢城曾往觀賞，爲之低徊不去。直至晚近在內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另一枚，銘文與之全同，惟鏡側有陰刻漢字「寶坻官」三字，官字下有一劃押，更屬難得者焉。劉鳳翥、翁善珍、鄭瑞峰、金永田合撰之《內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銅鏡考釋》云：

> 1973年春，內蒙古自治區昭烏達盟喀喇沁旗永豐公社當舖地大隊社員在本隊「房身地」地方平整土地時發現八角形銅鏡一面。經仔細研究，知道是鑄有契丹文字的珍貴文物。這種銅鏡過去在朝鮮曾出土過一面，收錄在《遼陵石刻集錄》和《古鏡圖錄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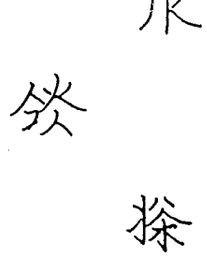
又云：

> 新出土的銅鏡鑄有四個契丹小字。左下側面陰刻漢字「寶坻官」三字，「官」字下有一劃押。所以此鏡也被名爲「寶坻官」鏡。據《金史》〈地理志上〉，寶坻爲大興府縣名，金世宗大定十二年（公元1172）置。據推測，此鏡爲遼代所製，在金代被寶坻縣的縣官檢驗時簽刻上「寶坻官」三字。這是由於金代連年戰爭，貨幣短缺，銅禁甚嚴所致。金代曾三令五申嚴禁毀錢鑄鏡。即便是家藏的古鏡也

要送交有關部門檢驗簽刻方爲合法。「寶坻官」三字僅說明此鏡曾經金代寶坻縣官員檢驗，不是毀錢私造的。並不能說明造鏡的時間和地點。近來有些談論銅鏡的文章對具有金代職官簽刻字的鏡子，一律當作金代鏡子來對待。見有「上京宜春縣」邊款的鏡子就認爲這是「鑄造銅鏡的地點」，並引申說「這可能表示銅鏡只能在本地使用，不許遠售」，這些論證，應是一種誤解。（見《考古》1982年第3期）

現藏韓國者其鏡側無邊刻及劃押，殆由契丹當時傳至高麗，而內蒙古出土者有之，顯爲遼鏡入金以後之制度。不但遼鏡如此，卽宋鏡亦多此例，說詳拙著《南宋湖州鏡考》（見香港中文大學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第十七卷），斯爲遼鑄無疑矣。至此鏡之直徑，《朝鮮金石總覽》作四寸七分，羅福頤作五寸四分，不知何以參差若此，余藏劉鳳翥先生所贈內蒙古出土銅鏡之拓本，直徑爲五寸六分（英制），茲摭其原鏡摹本（據《契丹小字研究》）如下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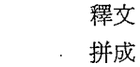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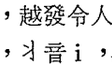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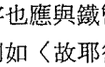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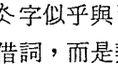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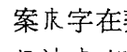
此鏡爲八角菱花形，鏡銘爲契丹文，凡四字，在鏡背方框內，或稱寶坻官鏡。爲之釋文者，有羅福成（見《道宗仁聖皇帝國書哀册考》，載《遼陵石刻集錄》卷四）、村山七郎（見《契丹文字解讀的方法》，載《言語研究》1951年17、18期合刊號）、愛宕松男（見《契丹文字魚符玉盞銅鏡銘文之解讀》，載《文化》1956年第20卷第6號）、陳述（見《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銅鏡》，載《文物》1973年第8期），劉鳳翥（見《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》，載《內蒙古社會科學》1981年第1期）及劉鳳翥、翁善珍、鄭瑞峰、金永田諸家（見《內蒙古喀喇沁旗出土契丹小字銅鏡考釋》）。其中羅氏及村山所釋，導夫先路，愛宕別樹一說，皆僅得其崖略。陳述云：

《古鏡圖錄》著錄的契丹文八角鏡銘文凡四字，陽文分列於上下左右。村山七郎以下兩字比擬爲道宗哀册第六行的，又見宣懿皇后哀册第五行，漢字册文對應爲「永福」，因依上下右左之序解作：su 永 bengkü 福 gun 宮 toli 鏡。羅福成曾以上一字爲宮，下一字爲鏡（見《遼陵石刻集錄》卷四）。愛宕松男認爲這種情況下，不限于上下對讀的讀法，因而提出上右下左的環讀法，他引據顧炎武《日知錄》（十一）所論錢文開元通寶俗稱開通元寶之例，謂鏡銘製作時代的遼錢，殆亦環讀。從而認爲鏡銘也是環讀的（見《文化》二十卷第六期）。卽：kür（上）羣 jagun（右）百的 jabsyan（下）幸福之 toli（左）鏡。按遼錢是有不少的環讀，但更多的是對讀。此鏡銘文讀法的關鍵，不在於遼錢錢文如何讀，主要在鏡銘銘文的文義。此鏡左邊的字不是「鏡」字，右邊的字不是「宮」、也不是「百」。我們的看法不成熟，姑從商榷之義揭舉如次：（一）（上）Gür 全、普；百、萬。此字解作全、普，亦可解作百、萬，卽多的意思，非具體數目字。也可譯永，《元朝秘史》裏漢字注音古舌兒。（二）（下）jabsyan 幸福，jabsiyan 也是名詞，也作幸福解。（三）（右）a〔h〕un 壽，此卽遼道宗年號壽昌的同文，卽「壽」字。此字也可譯 jacan，義爲祈、合掌、合、併。此字不作 gun；也不是譯爲「幸福之」的 jabsyan。（四）（左）t〔es〕kge 集中，此字動詞作 tesgemui。全銘漁譯爲「萬福增壽」、「全福益壽」或「福壽雙全」。若取 jacan 之解，則可譯作「有福並臻」。也可能是由漢文翻譯的。此次新出土銅鏡銘文，尚未發見恰相脗合的漢文成句，當然也不排除是由漢文翻譯的可能性。晚近出土契丹字銅錢一種，文作（上）（右）（下）（左）。與此鏡銘文有三字相同，惟左側作字，音：額勒；義：治平。合讀 Ahun 壽 jabsyan 福（運）gür 普 el 治平（吉祥），義爲福壽太平。鏡銘字曾反覆勘對拓本，未見原件。假設四字全同，則更證明左側的字不是鏡字。假若字同，字序雖異，音義仍可相同。唐宋以來有回文鏡銘，正反可讀。根據著錄和見過的遼錢，錢文次序最多是上下右左，上右下左的也多，個別也有上左下右（見《泉志》）或右上下左（見《括談》）的。因就形式，文法可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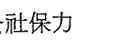
按羅福成釋爲宮，爲鏡，乃其初說，旋於摹本釋爲永福，村山七郎之說，殆本於此。永福宮鏡，固非其義，愛宕松男所樹別說，亦難取信，惟以之爲福，乃其時之共識也。陳述釋爲壽，雖有徵驗，然所擬音值，蹈襲舊說，杜撰無據，由失其音，致失其義，故其於他文，不能塙認，皆職此之故，辭費之譏殆不免焉。劉鳳翥諸家合撰之《考釋》云：

字由和兩個原字拼成，兩個原字的音值分別爲 si 和 an，二者相拼而爲 Sin，於義爲「壽」，經常作年號「壽昌」用。字的讀音雖暫不知，但羅福成根據漢文哀册和契丹文哀册的對比，把二字釋爲「永福陵」的「永福」二

字，驗之契丹小字第三十七行的  爲「天長地久，嗚呼哀哉」的釋文，越發令人信服。 字有「永遠」、「長久」之意。 字由 和 兩個原字拼成， 音 i ， 的讀音暫不知。這樣一來，四個字中已經有三個知道其意義。要解讀剩下的一個字，需參考另一件文物。昭烏達盟巴林左旗土木富舟公社保力嘎溝大隊第八生產隊鮑常貴於1977年11月17日送交巴林左旗文化館一枚鐵幣。這也是一枚壓勝錢，正面鑄有「德福長壽」四個漢字，背面鑄有「金火水木」四個漢字。正面的「德福長壽」四個漢字也是一句吉祥語，卽有德有福之人必然長壽之意。這四個字中有三個字與「寶坻官」銅鏡上的契丹字意義相同。銅鏡上剩下的一字也應與鐵幣中的「德」字相同。在契丹小字資料中，「德」字多作漢語借詞，例如〈故耶律氏銘石〉第五行開頭的 二字爲「德祖」之音譯，《蕭仲恭墓誌》第三十六行中的「」爲「德宗」之音譯，並有所有格詞尾。契丹原字  和  爲同音字，均音 d， 音 i，二者相拼爲 d i，卽「德」字之音譯。「寶坻官」銅鏡中剩的 字，第一個原字  恰與〈故耶律氏銘石〉中 字的第一個原字相同，如果 與  是同音字， 當然也是「德」的音譯。不過根據另外的例子， 字似乎與 不是同音字。因而此處的 雖可釋爲「德」字之義，但它不是漢語借詞，而是契丹本民族語言，發音似爲「迭剌」。拙見容另陳。綜上所述，「寶坻官」銅鏡的四個契丹小字是分行讀法，卽把四個字分爲三行，中國歷史博物館陳列的契丹銅錢的讀法是上下右左，它們的順序都是   ，逐字釋爲「壽長福德」，卽「壽長是由於有福有德」之義。巴林左旗文化館所藏鐵幣正面漢字也是分行讀法，合起來爲「德福長壽」，卽「有德有福之人必然長壽」之意。

案  字在契丹文中作久或永，義皆可通。若以道宗哀册契丹文第三十七行  卽「天長地久」證之，長字作 （音〔 t' 〕，本文所標音值，據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所擬，見《契丹小字研究》152至153頁音值表，表中不列者另標注所據）又或作 （音〔 ts' aŋ 〕，許王墓誌第十七行「」卽「長寧」，是其證也。 釋爲長，殆爲漢語借詞永之引申義耳。此鏡銘文最費解者，莫如 字，《考釋》以爲德字，又謂德非漢語借詞，其說至塙。今檢〈蕭仲恭墓誌〉第二十一行之「」爲「特進」之音譯，德字（德音 di）及特字（特音 t'ei）同作 ，皆以音爲主，契丹文中 t、d 不分，同音之故，德又作 ，許王墓誌第七行「」卽「昭德軍」之音譯， 音 d， 音 i，合讀爲 d i，故知契丹文之「德」固無定字也。又《考釋》因據「德福長壽」之鐵幣以爲旁證，有助通讀全文，惟愚意以爲此銘之「壽長福德」，與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之契丹字銅錢文例正同，其義當卽鐵幣之「德福長壽」，不應分作兩解，其作「壽長福德」者，契丹語法固

然耳。羅福頤云：

> 契丹國書，可識者不及百字，談其文法，益難知曉，今據所知見，如哀册文中有  句，知當漢文之「嗚呼哀哉」四字。以哀册文哀字作 ，知契丹文法爲烏哀呼哉。又哀册文中有 句，知當漢文之「禮也」二字。由是又知， 字既可當漢文之哉字，又可當也字矣。哀册文中又有 句，知當漢文之「敕撰奉」三字。以是知是乃契丹文法，在漢文應爲「奉敕撰」也。又〈金皇弟都統郎君行記碑〉，末行漢文作「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」。今審譯其國書，則作「時天會十二甲寅年仲冬十四日」。是皆其文法異乎中原，今可窺見，才千百中之一耳，證以宋洪氏邁《夷堅丙志》卷十八載，契丹誦詩一則所言文法，與之近似，今錄下：「契丹小兒初讀書，先以俗語，顚倒其文句而習之，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。頃奉使金國時，接伴副使秘書少監王補，每爲予言以爲笑。如『鳥宿池中樹，僧敲月下門』兩句，其讀時則曰，『明月裏和尙門子打，水底裡樹上老鴉坐』，大率如此，補，錦州人，亦一契丹也」（見《契丹國書管窺》）。

是契丹語法與漢語不同如此。此外，據宣懿哀册第五行之 釋文作「天乾統元年六月廿三日永福陵□□禮也」，缺釋 二字，余意卽漢字「遷座」之對譯， 爲座，賓語， 爲遷，動詞，「座遷」，倒言之爲漢語之「遷座」。 卽「遷座永福陵」之漢譯， 爲陵字，已成公論， 音 h， 音 ai， 音不明，爲到達格詞尾，相等於漢字之「於」字，漢語哀册「遷座于永福陵」之「于」字，契丹語於 字之下綴以 字代替于字之用法。是「遷座」之作「座遷」與《夷堅丙志》所載契丹小兒讀唐詩以「敲門」爲「門子打」語法相同。武珪《燕北雜記》云：

> 三月三日，國人以木雕爲兎，分兩朋，走馬射之，先中者勝。其負朋下馬跪奉勝朋人酒，勝朋於馬上接杯飲之。北呼此節爲「淘裏化」。漢人譯云：淘裏是兎，化是射。
>
> 七月十三日夜，國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，先於彼處造酒食，至十四日，應隨從諸軍竝隨部落，動番樂設宴，至暮，國主却歸行宮，謂之迎節。十五日動漢樂大宴，十六日早却往西方，令隨行軍伍，大嗷三聲，謂之送節。此節爲「賽離捨」。漢人譯云：賽離是月，捨是好，謂月好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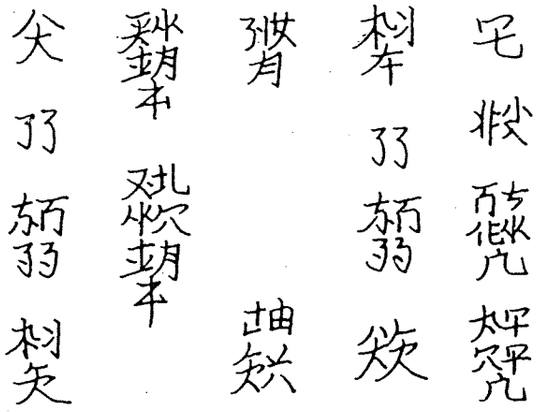
據此，「射兎」、「好月」，契丹語分別爲「兎射」、「月好」也，皆以賓語置於謂語之前。鏡銘儻以漢讀，當爲右下上左，卽「德福長壽」，若左上下右，爲「壽長福德」，乃屬契丹語法，惜諸君於此，猶未達一間耳。

二、完顏通鏡

此鏡爲八角形，徑長10英寸，1971年在吉林大安出土。銘文在鏡背正中方框內，凡十六字。陳述《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銅鏡》云：

> 1971年6月吉林大安永合屯小學校出土一面等邊八角銅鏡，背面有陽文慶陵式契丹字鏡銘，邊側刻陰文漢字「濟州錄事完顏通」。此鏡和《古鏡圖錄》所著錄的契丹文八角鏡形制略同。按《金史》記載，天眷三年（1140）改遼黃龍府爲濟州，大定二十九年（1189）更爲隆州，貞祐初升隆安府。此稱濟州錄事，應是1140—1189年間所製作。也可能是遼代舊物，經完顏通簽刻者，完顏通不見記載，可補入《金史氏族表》（見《文物》1973年第8期）。

其鏡側有漢字陰刻「濟州錄事完顏通」七字，與寶坻官鏡事出一轍，當爲遼時所鑄，而經金代簽刻者，其例習見，斷無可疑也。茲摭其原鏡摹本（據《契丹小字研究》）如下：



此鏡八角菱形，以邊刻之故，又稱完顏通鏡。鏡銘在鏡背方框內，分爲五行，其文爲契丹字，由右而左，順次爲讀。陳述爲之釋文云：

> 一、 D〔örb〕en 四 1 čarheme〔jige〕時節 2 kürü yal La qu 到、來、再來 3 ja da〔n〕či da qu，不能（不能使時光再來。意謂四時運轉或光陰似箭。）
>
> 二、 el〔e〕jaji 但（全部、一切）頗 5 ge ge 光明 suküsun 4 el〔e〕ja〔ji〕lai；天（天使衆生（一切人等）光明。）

> 三、 7 ho n Sa〔ra〕ga 年月過去了 ar〔unh〕an 美麗 du〔rasi〕mui 變成 Lai Ca〔imui〕，白髮（紅顏白了髮）（年華逝水，美麗的容顏變成白髮。）
>
> 四、 8 Su Lugu Lga ji 憔悴、無爲、解脫（鬆開拘束之意）hiyala〔gaüg〕Cigu Lga ji，丟開撒開（解脫吧。）
>
> 五、 t〔enge〕r〔i〕天 gege 光明 Su kü Sun el〔e〕ja〔ji〕lai 一切，頗（天光照臨，也在各人自己。猶言佛光普照，難渡不善之人。）
>
> 總其大意：時不再來，命數由天；逝矣年華，紅顏白髮；脫超網塵（啊）……天相吉人。9

釋文有附注凡九事，其說云：

> ⑴此字義爲時，契丹語漢字注音「尉」，讀作頗。契丹語「時」、「季節」，漢字又注音「奢」（tshak）。《元朝秘史》作 čar「察黑」，《華夷譯語》「時」的漢字注音作「察火」，「察中合察」。頗、奢應是察黑、察火的省音或切音。
>
> ⑵契丹語「再來」，漢字對音『匣列』。中世蒙語「到、來」，在《元朝秘史》裡作 Kürün, Kürgekü, Kürkü, Kürü čekü。「被到着」作 Kürtežu, kü有「也」、「再」之義。
>
> ⑶《元朝秘史》卷二 jadan 牙丹，義爲「不得」，卷四作「不能」。卷二卷五續卷一 čidagu 赤答忽，義爲「能的」。連接上文則爲「時不再來」。《秘史》卷二 jadagu 牙答忽，義爲「不得」，卷五作『不能的』。現代蒙語 yadamhi 有完了、貧乏之意，亦可通解。
>
> ⑷yaji 義爲頗。《元朝秘史》卷五 ele 額列，義爲『但』。此處卽但人光明憑天。el 額勒，義爲『治平』。現代蒙語 el 有吉祥、善之意，ele 又有全部、一切、……之意，一切、但，亦可通解。
>
> ⑸在《元朝秘史》、《華夷譯語》中，光明的漢字注音均作『格格』。gegesün 謂明亮、光明。süksen 若看作附加成分，則是散發光明。在現代蒙語，sün uk sen 又有休、滅之意。按蒙文裡對稱詞合成名詞的用法，此字義仍是光明。
>
> ⑹ 字卽 tengeri 與 dörben 暫可看作是縮寫，如 PLA man, T. V. 之類。lai（或 tai）作語尾有使的意思。此處猶言「托天」、「憑天」。蒙語裡，當敍說的重點不是行爲而是發生這一行爲的對像時，句子的主語可以在後，特別在韻語呈現這種情況。lai 若看作 bai，則義爲是，卽使人光明的是天。
>
> ⑺《華夷譯語》有「桓（年）撒剌（月）那克赤由（過的）」，謂以度歲月。（《元朝秘史》有 nögčibe 過去了。又 nögcin 或 dababa 義同。）
>
> ⑻此字義爲憔悴，也有解脫、鬆開了之意。《元朝秘史》卷二「鬆着」，漢字注

音速剌舌剌周 Sularažu。下文有丟開之意， gul ga ji 作形動詞語尾。另《華夷譯語》有速租魯，義爲慕化。gul ga ji 也作線繞尾音。附此備考。

(9)第三行也可約爲「及時」，第四行約爲「解脫」，卽全銘縮成四句：「時不再來（四季運轉，或光陰似箭），命數由天；及時解脫，天相吉人。」

陳氏所釋，其言甚辯，然熟察之，得以無誤者，僅句首四時二字及同爲一字之天字，餘皆臆說耳。揚搉言之，厥失有二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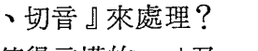
一，有關契丹字之擬音，採據日本愛宕松男、村山七郎、長田夏樹三家之說，經近頃學者之驗證，擬音多不可徵信。（說詳沈彙，《論契丹小字的創製與解讀——兼論達斡爾族的族源》，載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》1980年第4期。于寶林，〈略論契丹文字的解讀方法〉，見《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4，頁329—344。）且以蒙古語解讀契丹字，自矜創獲，不知二者有異同，不能視爲等同，卽以此文論之，《遼史》〈國語解〉明載契丹語「時」音「時」，讀若「頗」，則擬音爲〔p'o〕，至爲昭顯，而必以蒙古語之讀爲察黑、察火，爲省音或切音，未免強作解人。按之頗音 p'o 與察黑音 ts'ək，察火音 ts'ua 之音不相脗合。（有關此點，日人西田龍雄於《契丹文字解讀的新進展》一文中已言之，其說云：「這種解讀方法，一言以蔽之，是把合適的蒙古語形態安排到其推測的契丹字的意義中去。用這種方法作爲達到解讀契丹語的目標過去曾是一種方向。但是，這種方法卽使接近於眞實，仍然沒有超出臆測的領域，還欠缺支持這種方法的確實根據。實際上卽便按此處所標示的蒙古語那樣來讀，也會出現下列一些問題：如果此種契丹字中的大多數是表音文字，爲什麼不把全部音節表記出來，而僅僅寫出一部分，結果作爲『省音、切音』來處理？像這樣的適用於全部文字組合的『省音、切音』的原理是值得商榷的。」又云：「過去一般認爲契丹語比起蒙古語來保存着更古老的形態，如果了解其形態，可以在阿爾泰語系祖語形式的再構擬方面期望有很大的貢獻。然而隨着對契丹語的實體有所瞭解，這種期待變得單薄了，莫如說契丹語比起中期蒙古語或蒙古書面語來，有着更爲簡單化的形式，我覺得人們的推測似乎要沿着這個方向前進。」（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編《民族語文研究情報資料集》第四期，1984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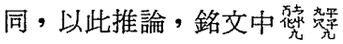
二，其猶甚者，莫如出於剽襲。愛宕松男以契丹字據蒙古語擬音，復因應音素有所增減。陳氏讀爲 D〔örb〕en，陰本其說，此卽蒙古語之 Dörben，捨去 örb 之後，以 Den 爲契丹語之讀音，（說詳劉鳳翥、于寶

林《契丹字研究概況》，見《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》，頁318—328），所列 D〔örb〕en 之音，無以識別，何由知其音讀之原委。若斯之類，不詳依據，則與剽襲何異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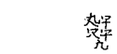
其後，劉鳳翥於《建國三十年來我國契丹文字的出土和研究》一文，提出不同觀點之說法，其言云：

完顏通鏡共有十六字，每四字一句，漢譯似爲「四時往返，言何須天，羣物生滅，天何須言。」卽《論語》〈陽貨篇〉中的「四時行焉，天何言哉；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」之意譯。

按劉君之說，可謂至塙。以文字覈之，銘文中之（四），（時，之複數形，爲詞幹，源於漢字北或非，讀如頗。爲複數詞尾。）及（天）、（之時位格形式）同爲一字之天，均出現於《論語》此文當中。以文例驗之，銘文第二句之與第四句之解譯爲「言何須天」及「天何須言」，卽《論語》「天何言哉」兩句之意譯，當無疑義。基於以上之假定，對銘文之解讀，殆不致有迷陽曲却之感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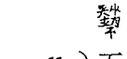
《論語》「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」兩句，「行」及「生」二字均見契丹文。〈蕭仲恭墓誌〉第廿二行之釋文爲「行台尙書省」，「行」字作，音 xaŋ。故耶律氏銘石第七行第十三字之，〈蕭仲恭墓誌〉第六行第四十字之，釋文皆作生，音 e，（詳說劉鳳翥《契丹小字解讀三探》，載《聯合書院三十周年論文集》。）與之音讀不詳，或爲 hu 或 hun，惟無法驗證。行字及生字在契丹文殆爲音譯。又據哀册「嗚呼哀哉」句之釋讀，契丹文「哉」作，而《論語》「天何言哉」兩句，在銘文中不將助字「哉」譯出，則此兩句之「焉」字與「哉」同爲助字，不被譯出，其理正同，以此推論，銘文中及兩詞，前者爲行字之意譯，較然明甚者也。《論語》此兩句，極富哲學意味，四時之行，百物之生，行字及生字乃兩句之字眼，儻以音譯，則失其旨趣，無以表達孔子所言之義蘊矣。

由（音 i）、（音 ou）（音 ri，見劉鳳翥《契丹小字解讀再探》，載《考古學報》1983年第2期。）、（音 l）、（音 g）五原字拼成。達斡爾語 idulelgibi 爲「互相輪流」之意，其詞幹 i, du, le, 分別與、、、之讀音相同或相近，因此可以定之音爲 yourelge，義卽「流轉」。蒙古語 iregu 爲「來」及「回來」之義（見德人海涅什《元朝秘史詞典》），與字之、、三原字讀音相近，「回來」之意，與「流轉」之義正切。

由（音o）、（音不知）、（音u）、（音不知）（音g）五原字所拼成，其中僅、、三原字之音可知。契丹語有g、k、h不分之現象。蒙古語 olumlegu 爲「向前」及「走在前面戰鬥」之義（見《元朝秘史詞典》）。蒙古語 oruhu，爲「進來」及「進去」之義（同上）。之原字、、三音，與蒙古語 olumlegu，及 oruhu 之音節相同，其義當爲「來去」之意。

鏡銘首句，殆漢語四時流轉來去之意，由「流轉來去」之爲，以譯出《論語》之「行」字，較諸音譯，豈非意趣盎然者乎。

三句首二字當卽《論語》之「百物」，然非音譯，契丹文「百」作，見〈道宗哀册〉第三十四行第十一字，「物」字契丹文無考。殆屬意譯，由（音h）、（音ue）、（音a）三原字拼成，其讀音爲 huea，或音 hiuea，其義未詳。契丹文爲月或越。契丹語「月」之音有二，一爲 iue，（見侯雪諒〈契丹文字研究瑣談〉，《中央民族學院學報》，1979年第1、2期合刊號。）一爲 ser，（見卽實，〈契丹字源一斑，《社會科學輯刊》，1981年第3期。）其實，早於卽實之前，村山七郎卽已提出契丹語中「月」音 saili，（見〈契丹字解讀的方法〉，載《言語研究》1951年第17、18合刊號）。愛宕松男亦提出契丹語「月」音 sara，契丹字標記爲 sa，（見〈契丹文字的解讀〉，載《東北大學部研究年報》，1956年第7號）。二氏所根據，卽本《契丹國志》中「月」音「賽離」和蒙古語中「月」音 sara 而來者也。由（音不詳）、（音不詳）、（音te）、（音i）四原字拼成。其中，見〈許王墓誌〉第廿一行，該行有一詞，釋文作「千日」，則爲「千」義。構字之由，難以詳悉，存疑可也。末二字當爲生之意譯，說已具前，茲再析論之。

由（音an）、（音l）、（音han）、（音a）（音lu）五原字拼成。當以爲詞幹，爲附加成分。在北方語系中，由於受北方少數民族語言之影響，m、n兩者音位有互換之現象，例如「棉花」於口語中讀作「娘花」。「母親」可稱爲「媽」或「娘」，均屬音位互換之結果。滿語 ama，其義爲「父」，amka 爲「夫之父」，amha 爲「妻之父」，ambu 爲「母之姊」，amji 爲「母之兄」，又滿語 amba 爲「大」之義，其中部分之音與詞幹所從之（an）有關，況且原字在契丹大字中卽釋爲「大」，年號「大安」、「大康」中之「大」卽是此字（說詳閻萬章〈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誌研究〉，載《考古學報》1957年第2期。又

氏著〈關於契丹大字墓誌紀年的考釋問題〉，載《遼海文物學刊》，1990年第1期）。則其義殆與「壯大」相近也。由（音m）、（音hun）、（音l）、（音u）、（音han）、（音a）（音lu，〈耶律仁先墓誌〉第廿七行有，應爲人名涅魯古，見《內蒙古大學學報》1991年第1期所載之摹本）七原字拼成。爲詞幹，爲附加成分。應音 mehun 或 mokon，（契丹語有g、k、h不分之現象。）〈蕭仲恭墓誌〉第二行第十二字爲，劉鳳翥《契丹小字解讀再探》（載《考古學報》1983年第2期）讀音爲 mokon 或 mukun，卽「部族」之「部」之義。究其源殆出於女人生殖器，達斡爾語女人生殖器音 moko，氏族音 mokun，萌芽音 moho，乳房音 mək。又之音爲lu，達斡爾語性交爲 mare，re 亦與音近，其爲「化育」之意無疑矣。且二字均由爲其附加成分，然東部裕固語 mulga 爲「出生不久的」之意，m、l、ga 之音與之音亦部分相合。是二字，殆取「壯大化育」之義，其卽「生」之意譯，豈非塙詁乎。

銘文之第二句及第四句，卽「言何須天」，「天何須言」之意譯，爲《論語》「天何言哉」之義，而未將助語「哉」字譯出，請再申論之。「須」意之，由、、三原字拼成。音不（見劉鳳翥、于寶林〈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銘石跋尾〉、《文物資料叢刊》，1981年第5期）。音i，有主張源於漢字「孫」而音 sun 者（見日本《慶陵》一書所附長田夏樹、小林行雄、山崎忠一同擬訂之〈作爲後綴用的契丹字類別表〉）。劉鳳翥在〈契丹小字解讀再探〉一文以爲源於漢字「孤」應音 gu。說各不同，莫衷一是。滿洲語中有 baibumbi 爲「用」之義，baibure ba aku 爲「不須」之義，在滿語中「須」與「用」爲同義詞。ba 與契丹原字之讀音相近，i 與原字讀音相同，儻將原字之音值定爲 bu，則與滿語「須」bal bumbi 之詞幹 baibu 相同。達斡爾語「用」音 baitəl-，詞幹 bai 與之詞幹讀音相同。以是而言，其斷爲「須」殆無可疑者也。次需論者乃爲「言」字，上天之言，契丹人尊稱爲册，施之於人，如〈興宗哀册〉、〈仁懿哀册〉、〈道宗哀册〉、〈宣懿哀册〉，撰述雖出大臣，辭氣却本新君，故不曰哀言或哀文而曰哀册者，皆有以尊之也。〈道宗哀册〉之「册」，契丹文作，音c，音ai，鏡銘、同字，均爲附有不同詞尾之「册」。知之者，以之音爲ai，與之讀音相近，是、同爲一字之證。銘文第二句及第四句之「須」字及「言」字與「天」字既已可釋，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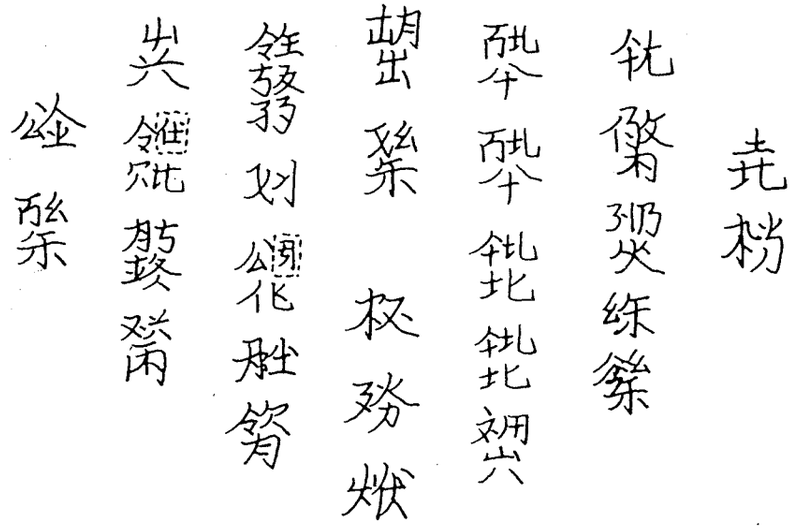
之爲「何」字，決可知矣。復有證者：𗍫之一字，又見〈郎君行記〉，其第二行有𗼇𗍫𗴲三字，據「右譯前言」之啓示，當是漢語「一無所睹」四字，然「一」字在契丹文中並未譯出，（別詳拙著〈郎君行記考文〉）𗍫爲𗍫之行書體，此於〈道宗哀册〉原刻與改刻之異文可徵之，如第十三行原刻𗼇𗍫𗴲三字，改刻後作𗼇𗍫𗴲、三十五行原刻𗴲𗍫二字，移行三十六行改刻作𗴲𗍫，三十六行𗼇𗍫二字，改刻作𗼇𗍫，據此得知𗍫與𗍫實爲一字，特行楷之異焉。（〈道宗哀册〉之所以改刻，由於原刻册文應空格者未有空格，應提行者未有提行，改刻時將原文依次下移，爲之重刻，覈其辭義無異，惟字有行草正楷之分或同音字互代而已。）〈郎君行記〉之𗼇𗍫𗴲，當爲「無可覩」之譯文，漢語所猶可也，何與可音同，故《論語》之「何」字，易爲契丹字則作𗍫也。又如契丹文之𗼇，或譯爲「長」，或譯爲「永」，殆其恒例，不勝枚舉焉。

三、圓銅鏡

此鏡銘文，見《朝鮮金石總覽》之二〇〇著錄，稱爲女眞字鏡。羅福頤《契丹國書管窺》云：

> 此鏡舊藏朝鮮李王博物館，未詳所從出。鏡白銅質，間有綠銹，徑約漢建初尺五寸一分，鑄陽文七行，凡二十八字。審其字體，與遼哀册文正同。其中有十二字，見諸哀册中，以此推知，是殆契丹國書矣。或以此文中有重字，謂是殆七言絕句一首，然亦無從證之也。拓本，見《古鏡圖錄》著錄。

此鏡爲圓形，銘文在鏡背，凡二十八字，分爲七行，羅氏決爲契丹字，是也。《朝鮮金石總覽》作徑五寸二分，（字徑七分）與彼所稱略有不同，現藏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，余嘗見原器。茲摭其摹本（據《契丹小字研究》）如下：



此鏡自著錄以來，久無釋文，晚近始由日人愛宕松男爲之考釋。惟愛宕松男之擬音，取據於蒙古語。契丹語與蒙古語二者有異同，不能視爲等同，已如上說。劉鳳翥、于寶林〈契丹字研究概況〉云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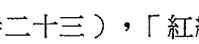
> 愛宕松男也是把契丹語與蒙古語等同起來。他把每個原字分割爲幾部分，給每個分割出來的部分構擬讀音，如果構擬的音與蒙古語不合，就採用增減音素的辦法加以平衡。例如：契丹小字中「四」是由一個原字𘰾構成的。他先把契丹語與蒙古語等同。蒙古語「四」音 dorben 於是，他把此字分割爲ㄇ和ㄘ兩部分，上半部音d，下半部音e n，二者相拼爲 den，然後把蒙古語「四」中 orb 去掉，成爲 d（orb）en。（見《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》，第326頁）

據此可知其擬音，多憑臆說以分合，可靠性甚少。逮至1975年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成立後，始對契丹字進行可以反復驗證之擬音。其擬音既與契丹文字研究小組所訂相互乖違，對契丹字之解讀，殆難取信。近人陳述陰本其說云：

> 契丹文圓鏡鏡銘：「知足樂天常吉祥，不忮不求何怨傷；撩亂情絲羈自縛，拋除世網樂未央」（意譯）。旨義與此一致。圓鏡直譯及音義未備者，竝詳《遼文滙》續編。（見〈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銅鏡〉，《文物》一九七三年第8期）

所謂《遼文滙續編》者，迄無所見，因檢其1982出版之《全遼文》，亦未載此鏡銘之文。

此鏡銘文，爲七言絕詩，殆無疑義。以韻求之，當屬陌韻，知之者，首句之𗼇，與三句之𗼇、四句之𗼇爲韻。𗼇字由𗼇（音t），𗼇（音不詳），𗼇（音e或 ai）三原字合併而成，𗼇由𗼇（音 sh）、𗼇、𗼇三原字合併而

成，由（音 i ）、、三原字合併而成，之音從〈故耶律氏銘石〉第二行之（開國伯）之（伯）、〈許王墓誌〉第三行（太子賓客）之（客），其原字之音爲 e 或 ai 可證也。七絕首句協韻之詩式，有平起與仄起兩體。唐人所作七絕，通以協平韻者爲多，其協仄韻者絕少，此其一也。而次句，連用兩疊字，如「溶溶漾漾繞神州」（張祐〈題御溝〉，見《萬首唐人絕句》卷十五），「悠悠漫漫竟何成」（元稹〈江上行〉，同上，卷二十一），「三三五五結同心」（施肩吾〈襄陽曲〉，同上，卷二十三），「紅紅綠綠苑中花」（王建〈古謠〉，同上，卷二十四），「霏霏颯颯重還輕」（李端〈聽夜雨寄盧綸〉，同上，卷二十七），其句式亦罕見，此其二也。由此言之，鏡銘之七絕，疑爲音譯漢詩，非契丹人原作。朱彝尊〈字鑑序〉云：

> 遼金元文字雜以國書字體，轉益茫昧，其詩詞落韻，有出于二百六十部之外者。（見《曝書亭集》卷三十四）

是契丹人於漢詩殆非優爲之者也，再以協韻與句式論之，益可證其爲譯詩焉。故欲解鏡銘之謎，殆可據《全唐詩》及外編，及北宋人集，檢出七絕中次句連用兩疊字之句式，而其詩乃協仄聲陌韻者，以相勘證，當有助識讀其文，余嘗按此假定，於《全唐詩》及外編粗檢一過，迄無所獲，至北宋人集尚未暇檢索耳。余持此義質諸劉君鳳翥，頃獲其長函有云：

> 從用韻方面思考以爲是險韻，甚有見地，但並不能由此得出非契丹人所作，更不能認爲是音譯漢人詩的結論。契丹字音譯漢字時，分別用一至三個不等的原字，最多者共有三個，尚未見有用四個者。例如（太）、（皇）、（帝）、（中）、（書）、（門）、（下）、（平）、（章）、（事）、（殿）、（聖）、（監）等。當然，這是指詞幹，加上詞尾也有四個原字者。例如〈道宗哀册〉第六行之（仙）（遊）（殿），殿字加了時位格詞尾。這樣的情況是雖爲漢語借詞，但已契丹語化了，所以它參與語法需求的詞尾變化。漢語借詞在契丹文中僅佔少數。如果通篇音譯，那就不能顧及契丹語法了。

又云：

> 圓銅鏡不似通篇音譯，因爲其第五行首字爲，不似音譯的漢字。我以爲要撬開此鏡，應從第四、五兩行中的三字入手，作爲突破口。出現在〈郎君行記〉中，無非是譯的「今復謁陵下」句中的某詞，曾被釋爲「今」，但「今」作，似不作「今」，我曾提出可能爲「復」、「再」之意。（〈若干契丹小字的解讀〉，《民族語文》1987年第1期）可在「今」、「再」、「復」「此」等

> 意中找。字可發出音來，爲 shi，即「濕」音。字亦可發 dua 的音。第六行的亦可發出音來，即 min，或爲帶有所有格詞尾的 mi。

因附記其說於此，以見良朋啓迪攻錯之厚意，後茲來者或據此而有所發明，則劉君之功爲不可沒也。